

12
吳

琛著

寒夜曲



永祥印書館印行

文學新刊

范泉主編

寒
夜
曲

吳
琛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
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
再版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寒夜曲

吳琛著

發行
陳安鎮

發行
永祥印書館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印刷
永祥印書館第一廠
上海陝西路二八八號

文藝新刊

每集六冊

第一集

迷霧	司徒宗
春情曲	歐陽翠
綠的北國	范泉
庸園集	孔另境
子夜	吳天
嫦娥	顧仲彝

第二集

浪花	范泉
昨日	司徒宗
銀字集	趙景深
世紀的孩子	朱維基
紅樓夢	吳天
衣冠禽獸	顧仲彝

第三集

文憑	茅盾
朝鮮風景	范泉
任鈞詩選	任鈞
寒夜曲	吳琛
蝴蝶夫人	方君逸
大地之愛	顧仲彝

本書實價

元

寒 夜 曲

全劇人物

芸香

阿桂

林惠敏

劉若蘭

林惠卿

梁素英

應金耕

林母

梁世英

劉晚洲

同 村 村 劉
學 婦 夫 升

序 幕

人：

老 嫗

男 鬼 影

女 鬼 影

時：

近代——比第三幕後一年

景：

見第三幕

幕緩慢啓——

在靜穆中。

舞台上黑黝黝地不透一點亮光，也沒有一點聲音。

彷彿有一陣陰沉的冷風吹來，遠處也隱隱的閃着幾朵燐火。

靜靜地，有一絲兒聲音。像野鬼的幾句低語，似孤魂的幾聲輕訴。

極遠的遠處隱隱傳來幾下幽鬱的鐘聲和陰沉的皮鼓。

遠遠地有一點亮光閃動。

一陣陣冷風吹來，令人毛骨悚然。

閃動的光漸漸滾近，高起來，漸漸又低下去。忽然不見。

一陣陣的風淒厲的吹，吹得樹枝索索亂響。

亮光又在閃動着，漸高也漸漸近來。使人可以隱約的看到一個瘦長的黑影，拿着一盞半明半暗的燈籠站在一個高處不動。

有一圈淡綠的光集中在這黑影的身上。我們才可以看清楚：是一個年老的女人，全身穿着黑而寬大的長衣，花白的長髮零亂披散在肩上。她瘦削而蒼白的臉色，在這黯綠的燈光下更顯得陰沉可怕。她一動不動地站在一座小石橋上。兩個直瞪瞪的眼，一張兩角向下灣的嘴，像永遠在探索什麼。她時而極度的緊張，時而在極度的緊張後呈着反常的鬆弛。她全身的肌肉不斷地攣拘着。她的多紋的嘴唇顫巍巍地，像欲說什麼，也許是在喃喃地唸叨着什麼，但誰也聽不見。

她偶而把燈舉得高高地照了照四週，然而也不見得有什麼目的。她疲勞的腳步慢慢的走下小橋，向舞台

的左中走來。

突然，她看見了一個鬼影，沙啞的嗓子叫了一聲，顫慄地退回去，踏不着石級絆倒在橋頭。

風吹，鬼啾，遠處的鐘鼓沉鬱地敲。

她慢慢的爬了起來，幸喜燈籠還不會滅掉，她慢慢的摸着橋欄杆。她拿燈在四週照一下，照着了小河；又照着一對新築的坟墓，她走到坟前，照着墓碑上隱約的幾個大字是：林惠卿劉若蘭夫婦之墓。她對着這光禿的新塚前的碑墓發呆。她臉上的肌肉蠕動，顫動的嘴在懺悔。她沙啞的嗓音發不出一點聲響。她流下了兩行清淚。

一千百萬個悔恨在她心頭啃咬，她對這世界沒有什麼留戀。她慢慢的爬，爬上了石橋的欄杆，她坐在欄杆上，雙腳伸向河的中心。這樣很簡單，祇須把身體一伸，整個兒就可以墮下去。

但她坐在那裏不動，呆呆的對着河流出神。突然又是幾聲鬼啾，她拿燈照了一下四周。漸漸地起了一陣怪異的聲響。風颯颯的吹着。分明有兩個鬼影從坟墓的後面起來，漸漸地向她進迫，她無路可走了，恐怖地一聲刺耳的嘶叫，燈滅了，祇聽得一片轟動的水響。

燈光全滅。

原书空白页

〔 7 〕

人：

芸 香
林 惠 敏
劉 若 蘭
林 惠 卿
梁 素 英
林 母
同 學
應 金 耕
阿 桂
劉 升

第一幕

時：

現代——一九四〇年前後。

一個晴朗的早晨，暮春天氣，正是桃花快落的時候。

地：

江南一個古老的城池。

景：

杜家客廳前的一個庭院。

舞台的正中後是上客廳的台階，欄杆和走廊。客廳的門緊閉着，透過短欄，我們祇看見一帶紫鬱的落地格扇。舞台的前部便是庭院的整體。

庭院與房屋都顯得有點蒼老鬱鬱。但因為建造時的樸實堅固，雖經過了相當的年代，看去仍還堅實。而況這家新近辦過一次喜事，曾稍予修葺整理。然而有一點，無論怎麼樣這房子却老顯得空寂冷寞。

院子裏很簡單，兩棵高大的梧桐長着密密的葉子伸到屋尖上，幾枝千瓣桃已凋謝得剩下幾點零落的殘紅。此外，還疏疏地安放着幾級頑石以做休憩時的座處。

雖然是滿好太陽的清晨，但陽光給高牆擋去了一半，無論是小廳裏或院子裏，給人的感覺還是空漠和沉鬱。

幕啓——

芸香，是劉若蘭陪嫁到林家來的丫頭。年約十五六歲，胖胖的身材，圓圓的臉，並不頂聰敏，可是你一見準會喜歡她，因為她有的是一顆天真而純潔的心，即使她的言語舉動幼稚得使你想笑，你也會給她那一股無^謂真實的心把你的笑意堵住。

阿桂，林家一個當差的。近四十歲，光頭，大耳，厚嘴唇。為人忠厚溫實。一急了，說話有點結結巴巴。自己知道短處，平常時候每天除做了他的粗生活，不大愛管人家的賬，也不大愛說話。

這時候阿桂拿着一把長掃帚掃除走廊上的垃圾。芸香拿着一對小花瓶在揩抹，兩束花放在石級上，嘴裏自由自在的哼着不成腔的曲。

芸香 阿桂伯，您還沒有完！

阿桂 唔！（做得有點熱起來，把身上的一件大褂脫了下來，搭在欄杆上，自己咕囔着。）太陽一出來，就有點——熱！

芸香 今兒您得忙一下哩！

阿桂（隨口一聲）唔？爲什麼？

芸香 咦！請我們老爺來吃飯，你忘了？

阿桂 哦，那個，沒什麼！

芸香 您昨天去接我們小姐跟姑少爺，你看見我們老爺沒有？

阿桂 看見了！

芸香 他還好吧？他說起我沒有？

阿桂 （笑了起來，誇讚地）我說芸香，你的良心倒好！你跟少奶奶陪嫁到這兒，還惦記着家裏老爺吶！

芸香 吶！我們老爺待下人真好吶，不像這兒老太——

阿桂 （攔阻她）噓！（四面看一看）你看，說着說着就不對岔！

（芸香給他一提醒，急跟着向四周看了看，裝了個鬼臉，嗽着嘴不響了。）

（阿桂已掃完走廊，走下石階頂備掃庭院。看見幾棵野草，放下掃帚去拔。）

芸香 （忽然看見阿桂在掃着落下的桃花。）噯！沒多少時桃花都落了。我們小姐見了，又得歎一陣子氣。

阿桂 歎氣？少奶奶這有什麼可歎氣的？到時候了，該落的總得落，花不落，怎麼會結結子！

芸香 我們小姐就這一點子怪呀！說起來，她又不喜歡桃花。

（裏面有人叫「芸香芸香」）

芸香 噯，小姐在這兒來了！（對阿桂）桂伯伯，你快把這花兒掃了吧，省得回頭小姐看見了——

（芸香剛欲下，劉若蘭上。她是個剛滿月的新嫁娘，剛二十歲。微微帶圓的臉，白皙的皮膚，頗長的身材，說是嫁後的關係吧？顯得豐美。一頭輕柔的長髮，兩條並不修飾而灣長的眉毛，一雙含蓄着聰敏而熱忱的眼睛。鼻子

並不挺高爽，但配合得頗覺端正。一個常常保持微笑的嘴。從整個的面貌看來，套一句術語，是頗富於「古典美」的。她出身於書香門第，除了幾年書之後，就一向左右於父親的「杜、陶、李、柳」耳聞目濡，也受了不少影響。說她愛李冶，魚玄機的放浪，不如說她更愛蔡文姬的哀怨。聞來也吟得詩，填得詞。自然，她曾有過一陣子「女才子」或「女詩人」的夢，這些夢，到現在為止，雖還不會給她自己的實生活完全刺破，但至少是沒過去那麼濃烈了。這在她自然是算得「痛苦」的事了。有人說她舊書讀得太多，新書唸得太少，於她許是確切的。她讀過「女誡」，看過「孝經」，她對這些東西會起過一點小小的反感，但她又清楚地知道「這類東西」還是有着極大的潛勢力控制着這個社會。二十年平靜的生活使她淡然於「這類東西」的罪惡。自然，她愛名譽，愛書香門第的招牌，愛一切親戚朋友的讚美和稱頌，爲了保持她「貞淑婉順」這四個字的美德，她自自然的適應了她周圍的環境。

但是「嫁」使她在平靜的生活上起了一點小小的波浪。新的生活的愉快壓不住新的環境給她的限制——甚致說痛苦。看吧，她是在怎樣地使自己適合於這環境，如果與她原所理想差得太遠了時，她是在怎樣地撫摸着自己的創痛而壓低自己的理想。

芸香（見若蘭上，迎上一步）小姐！

阿桂（恭敬地）少奶奶！

若蘭 阿桂，你在這兒。（對芸香）姑少爺還有一件紡綢襯衣，怎麼不在小櫃子裏？

芸香 喔，我昨天忘了放進去，在那一堆洗乾的衣裳裏。

若蘭 你看你，做事又沒頭沒腦了。快去拿給姑少爺。

芸香 是啦，小姐。

若蘭 你花瓶插好了沒有？

芸香 還沒呢！

若蘭 （雖是責備，仍頗和藹宜人。）你儘撩天兒。（注意到阿桂發窘。）你去吧，臉水我已打好了，伺候完了，回頭把帖盒兒拿來。

芸香 （並不感到不愉快，含羞的點點頭。）嗯！（很快的下去了。）

若蘭 （對桂，）老太太起身沒有？

阿桂 怕還沒，沒有吧！

若蘭 （把手中的紅帖一揚）回頭還得煩你走一趟。

阿桂 （陪一個笑臉，顯得有點優越。）有什麼事情，少奶奶儘儘管吩咐是了。

若蘭 回頭到我家去催請一聲老爺。說這兒老太太姑少爺請老爺早一點兒來，說姑少爺就得出門，吃餐便飯，沒什麼菜也沒有什麼客人，務必請早一點來。

阿桂 是，是啦！

若蘭 記清楚了吧？

阿桂 就這幾句——記得了。

若蘭 你還有事兒沒完麼？

阿桂 沒沒有，不忙。反正是這幾件老事情。

若蘭 那末，回頭等芸香帖盒兒拿來了，就煩走一趟。（二眼看見他掃的落花）桃花瓣（好像自語）桃花落完了！

阿桂 （欲想掩蓋，已經來不及，自己覺得抱歉。）是時候了，該落的總該落了。不落怎麼會結子呢？少奶奶，這也犯不上歎氣！

若蘭 （掩飾地笑了笑）沒誰歎惜什麼（然而若有所思）唔！

阿桂 （又陪一笑臉）那那挺好！

（芸香上，手裏拿着帖盒）

若蘭 姑少爺起身了？

芸香 在洗臉呢。帖盒找出來了。

若蘭 （接過帖盒，把帖子放在裏面，對桂）你馬上就走一趟吧，務必請老爺早一點來。

阿桂 是，是啦。沒，沒錯。放下了掃帚套箕，上前接過帖盒，退回去拿了自己大褂，又拿了掃帚套箕，（丟下）

若蘭 張媽呢？柴買來了？

阿桂 (回身) 多半是在廚房裏吧！

若蘭 你順便告訴張媽，叫她配好的菜配好，我回頭就來。

阿桂 是(下)

(芸香把兩個瓶揩抹乾淨，把兩束花放在瓶裏，在比着樣子。)

若蘭 (無意地走到桃樹旁，回頭看見芸香) 你怎麼還在摸索着那兩個瓶？去瞧瞧老太太起身沒有！

芸香 沒有，還早呢！

若蘭 (笑着) 你不去看，怎麼知道沒有？

芸香 (被冤枉了似的) 怎麼沒去看？我剛從老太太房裏來，祇有姑小姐一個人在寫字。

若蘭 (半自語) 今天家裏有事，照理該早一點起來。

芸香 我……姐，您是爲咱們老爺今兒頭一次來，那末起勁，人家可全沒放在心上！

若蘭 (把臉一沉) 芸香，誰叫你說這話的？回頭叫老太太聽見了，這不是該你擔還是我擔？

芸香 (嚇得變了臉色) 我，我不過隨便一句。

若蘭 (較和緩) 我幾次怎麼關照你來着？這不是在咱們家裏，說話做事都得小心，你就沒拿我的話

當話聽。